

【逆旅时光】
我家那盏泡子灯



□李宗刚

我家的这盏泡子灯是当年母亲买的，不仅陪伴母亲度过了许多日子，还是我当年挑灯夜战时所“挑”的灯。屈指算来，我家的泡子灯已经50多岁了，比我小不了几岁。但自从我村扯上了电线、每家都用上了电灯开始，那盏泡子灯便大部分时间作壁上观，只有在供电不足而导致断电时，才会重返其久违的岗位，而它的精气神已经明显无法与电灯相提并论了。本来，这是两个时代的产物，它们是无法同日而语的。然而这个泡子灯之于我，却别有一番意义，它曾经照耀过我夜晚攀登书山时的崎岖之路。

泡子灯是农村人对加了玻璃罩的煤油灯的一种称谓，以区别于传统的煤油灯。传统的煤油灯由一个铁管焊接到一个圆形的铁片上，铁管内一端插入棉芯，浸入煤油中，另一端则在铁管的上端引出来，当点燃灯芯时，下面的煤油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燃烧端，借助空气中的氧气燃烧起来。露出铁管的灯芯不能太多，太多了会因燃烧不充分而冒出黑烟；露出铁管的灯芯太少，则会因供油不足而灯苗太小，光线便弱了不少。在上世纪60年代末，农村大都使用这类煤油灯，我刚上小学时便借着这种煤油灯的微弱之光写作业。好在那个时期作业不多，半个来小时便把作业写完了。即便只有这么半个来小时，煤油灯冒出来的黑烟也经常把鼻孔熏得很黑，用手一摸，手指头都黑乎乎的。这也难免，离灯太远了，人看不清书上的字，写出来的字也模模糊糊；离灯太近了，煤油灯冒出来的黑烟自然离鼻子很近，很容易会往人的鼻孔里钻。在小学初期，我每天晚上伏案写作业时都接受着煤油灯的黑烟熏染，以至于对这类黑烟习焉不察了，似乎鼻孔里的黑烟也成了晚上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这种情形的改变始于我家买了那盏泡子灯。相对于原来的煤油灯，泡子灯显得先进了许多。一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铁管焊接铁片加棉芯的燃烧系统，被更先进的手动调节灯芯的装置所取代，这较之于煤油灯依靠绣花针来拨弄灯芯改进了不少。李商隐有首诗便这样写道：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这里共剪像花一样的燃焦烛芯，恰是这一自然景象的诗意呈现。泡子灯因为加装了一个瓶状的玻璃罩，既可以让煤油燃烧得更加充分，又可以让燃烧的薄烟在烟筒效应的作用下自然排放，下面的空气则源源不断地给灯芯提供燃烧的氧气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泡子灯所产生的烟雾少了，而且明亮度也高了许多。煤油灯换成泡子灯带给我的那种兴奋感，在50来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。毕竟，在泡子灯下写作业，就再也不受那种烟熏火燎的折磨了。

1973年左右，我村通上了电，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电灯，这次照明的改进堪称历史性进步。虽然架设五六里的电线电杆的费用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但好在我村的手工副业挣了不少钱，这才获得了支撑这项历史性进步的物质基础。在村里安装

电灯的这段时间里，家家户户就像过大年一样，脸上写满了喜悦乃至自豪。我自然也不例外，成天盼着早日通电。当每家每户通上电后，那种拉线式闸盒取代了当年的“洋火”，关键是随着一声清脆的“咔哒”声，满屋子便洒满了电灯的明亮温馨之光。如此之大的变化，让夜晚也从黢黑变得明亮，从令人畏惧变得令人从容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各村陆续通上了电，对照明所需要的电的需求也多了起来，以至于乡镇的供电所开始限制性供电，除非是过年这样的特殊时间才会敞开供电。因为每家每户都换上了大灯泡，门楼前也安装了电灯，还有一些家庭开始购置电视机，用电量似乎一下子变大了许多，致使过年这一天的电流也不是很稳定，有时候灯光还忽明忽暗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家的这盏泡子灯便又派上了用场。这也是那盏泡子灯始终未曾退出家庭照明舞台的缘故。

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供电已经日趋正常化，那盏泡子灯才真的失却了用武之地。泡子灯尽管已没了什么用处，但我母亲对它似乎特别有感情——也许是因为那盏泡子灯除了陪伴我写过作业之外，更多的时间是陪伴母亲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。父亲是小学教师，一般每个周的周三和周六才回来，母亲总是在父亲回家前做好够吃两三天卷子，父亲次日便带着这些“干粮”返回工作岗位，继续忙他的教学工作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与小妹都在外面上学，兄长已经结婚了，姐姐也出嫁了，昔日形影不离的孩子们如蒲公英一般，散落在四处了。寂静的夜晚，能够陪着母亲的，也就是那盏泡子灯了。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，母亲把那盏泡子灯擦拭干净后，便放在了一个高处的窗台上。如此这般，那盏泡子灯才没有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去，一直静静地停泊在了我家的窗台上。

岁月如流水，而人则如在这水流中不断挣扎的一枚落叶，不管是自愿还是不愿意，都将在这条时间的河流上顺势而下，一直漂向那虚无缥缈的浩瀚大海里。母亲自然也不例外，她在过完了九十大寿之后便毫无征兆地走了，恰如时间河流中悄无声息地飘向远处的一枚落叶。然而，那盏泡子灯却没有随之远去，它依然静静地停泊在时间的码头边。也许，如果没有故人来，那盏泡子灯就犹如那些已经被扔掉的其它老物件一样，也会被时间的河流带走。好在我是一个曾经在那盏泡子灯下写过作业的老相识，还怀有那么一股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愫，这才有了所谓的“敝灯自珍”。但是，随着滚滚东流水，当一代代人都如那一枚枚飘落的树叶一般，在时间河流中漂向了诗和远方时，那盏泡子灯还能被后来的考古者们如此这般地进行一番文化解码吗？

望着摆在写字台上的那盏泡子灯，我想了很多答案，又否定了很多答案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家的这盏泡子灯，除了能够激起我的一些人生记忆和感喟之外，对于后来者，它还能够有什么用处呢？

□赵阿芳

前些时日，回老家办事。正午时分，老家堂哥热情张罗午饭，众人围坐小小的饭桌前，满是亲昵的拥挤。弟弟因出差未能归来，我便举着手机，与他视频连线，来了一场“现场直播”。镜头扫到热气腾腾的饺子时，手机那端，弟弟熟悉而浓重的乡音裹挟着思念缓缓飘来：“哎哟，‘古扎’，和咱妈包得真像，个个和小元宝一样……”我知晓，这一瞬间，弟弟心底的乡愁又决了堤。

长大成人后，总有一些味道，只能在回忆中找寻。踏遍万水千山，尝遍珍馐美饌，最让人心心念念的，依旧是儿时的家常滋味。时光仿若一位神奇的画师，将故乡的味道深深刻印在味蕾之上，伴我们一生，永不褪色。漂泊天涯的游子啊，唯有家乡的食物，能唤醒肠道内沉睡的蛋白酶，那里头，藏着往昔回忆，蕴着故土温情。

在胶东方言里，饺子被亲昵地称作“古扎”，于我们家人而言，那是舌尖上无可替代的热爱，尤其是弟弟，对饺子的钟情近乎痴迷。

弟弟刚调到南昌不久，某个夜晚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只听得他兴奋得像个孩子：“姐，我寻到一家咱们山东人开的饺子馆啦！是咱妈做的那种散馅的，可不是肉丸馅，往后有吃饺子的地儿了！”待我奔赴南昌，弟弟火急火燎拉我前往。饺子入口刹那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。我难以下咽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。那一刻，百般滋味在我心头翻涌。

弟弟十九岁离乡，扎根南方，弟媳也是南方人，对饺子的制作一窍不通。于是，在南方开一间胶东特色餐馆，主打饺子和打卤面，成了弟弟心心念念的梦想。那年去深圳，他拉着我穿梭于福田、宝安大街小巷的饺子馆，望着门头上千篇一律的“东北饺子”招牌，他总会愤懑不平：“咱胶东老家的饺子，那才叫正宗！”

至于回老家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尤其母亲健在时，我们家吃饭的主题只有一个：饺子！一天三顿，中午晚上吃现包的，早晨吃回锅的，天天如此，一直吃到弟弟离家返程，还是意犹未尽。

弟弟调至南昌后，一次在饭店熟食加工区瞧见新鲜茭瓜，童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。儿时，母亲将嫩茭瓜擦丝，撒适量盐微微腌制，待其出水，添入面粉，打上一枚土鸡蛋，老家的柴火大锅燃起来，刹那间，油锅滋滋作响，诱人香气弥漫小屋。不多时，母亲便能端出一盘金黄酥脆、鲜香嫩滑的茭瓜饼，蘸上蒜泥，那滋味，堪称一绝。弟弟发给我的照片里，只见他身着食品卫生服，亲授熟食员工烙茭瓜饼技艺。旁人

或许以为他心血来潮，可我深知，于千里之外独自打拼的弟弟而言，家乡的食物，母亲的手艺，是化不开的乡愁。

好姐妹春的婆婆家在临沂。每次从临沂返程，春总是满脸阴霾。春的丈夫栋，名校出身，风度翩翩，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。可春时常向我们抱怨：“瞧瞧他，在咱这儿人模人样，一回老家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！一吃上老家饭，他就狼吞虎咽，那副模样，就像饿了几辈子！整日里，大葱不离口，相隔老远，便能闻到那股冲鼻的葱味。”“在老家吃也就罢了，回烟台还非得在车后备箱塞几捆大葱，熏得满车都是味儿！”

面对春的指责，栋亦是态度激愤不让步：“那是我妈给我卷煎饼的大葱，我咋就不能带？你妈给你带的东西，你咋不扔？”

听闻此言，我心猛地一颤，何其相似的场景。我家饮食向来注重热量把控，严格限制高油高脂。婆婆家却无肉不欢。每次爱人回老家吃饭，瞬间抛开平日的严谨挑剔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吃面。记得有一回，他吃面吃得忘乎所以，呼噜呼噜的声响引得众人侧目。我顿觉难堪，正欲提醒，却瞥见婆婆脸上那满足的笑容。刹那间，我懂了他的孝心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无论孩子多大，在母亲眼中，大口吃饭，既是眷恋母亲的手艺，亦是孩儿身体康健的信号，如此，母亲方能安心。

又忆起父亲离世后，母亲与我同住。彼时公司业务繁忙，我起早贪黑，但无论多晚回家，母亲总会为我留一

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两个小菜角。如同暗夜里的一盏灯，每每暖了我疲惫的身心。

那时，我却只知给母亲买这买那，以为这便是尽孝。如今想来，多少回，难得闲暇在家，母亲缓缓凑近，欲与我唠唠家常，我却敷衍几句，心不在焉，甚至不耐烦地打断。刹那间，母亲失落的面容浮现眼前，耳畔嗡嗡作响，泪水已潸然而下……等我至午夜的母亲，那碗熬了整晚的小米粥，那盏总为我点亮的归家的灯，终究是成了回忆。从此，那一缕缕乡愁，带着舌尖的眷恋和我心底的牵挂，穿越山水，萦绕心间，难以散去。

岁月流转间，总有些味道固执地烙印在生命里。它们不只是舌尖的记忆，更是情感的密码。原来食物最神奇的魔法，是让消逝的时光在咀嚼间重生，使千里之外的故土在唇齿间复苏。当我们说“想家”时，肠胃总比心更先颤动，因那缕烟火气里，藏着童年晨光中母亲系围裙的剪影，飘着故乡屋檐下炊烟的形状。此般乡愁，早已在血脉里生根，纵使行至世界尽头，只要舌尖触到熟悉的味道，便瞬间完成一场无声的归乡。

